

opusdei.org

# 若瑟·莫熙杰神父：是 工程师也是司铎

若瑟·莫熙杰神父是主业团首批三位神父之一，并领导主业团早期在美国的使徒工作。其封圣案现正于波士顿总教区进行中。

2026年3月3日

这篇有关若瑟·莫熙杰神父的描述，出自约翰·科弗代尔的著作暨播客节目《相遇：在各行各业中寻见天主》。《相遇》系列透过人物特写，呈现人

们实践圣施礼华神父「在日常生活中寻见天主」的讯息。

这些人物专访已以英语音频播客系列形式发布，您可在 Apple Podcasts、Spotify 或任何您收听播客的平台收听。您亦可通过 Amazon 或 Scepter 出版社购买完整书籍。

---

若瑟·莫熙杰神父原为土木工程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不久后的1940年加入主业团。他是主业团首批三位神父之一，在推动主业团于美国、加拿大及日本开展使徒工作扮演关键角色。

## **年轻时期**

若瑟·路易斯·莫熙杰神父于1912年出生于西班牙南部。1930年，他在全国入学考试中从九百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以第二高分录取土木工程学

院。尽管当时他认为在俗世中实践独身生活是「某种怪异且不可能成功的事」，若瑟·刘易斯仍于1934年末或1935年初接受友人邀请，跟主业团创办人见面。初次交谈时，施礼华神父那句「没有比天主的爱更伟大的爱」令他深受震撼，于是决定参加施礼华神父称为「学习圈」的每周基督徒生活实践课程。

毕业后等待求职期间，他前往德国精进德语并参观土木工程项目。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正在当地，但随即返回西班牙加入国民军。他确信施礼华神父必定死于内战初期横行马德里的反天主教暴民之手。当得知施礼华神父不仅幸存下来，更成功逃离马德里进入国民军控制区后，他断言主业团必是「超性的且蒙天主所喜悦。」

1940年1月，他加入主业团。自此，他的人生被一种信念所塑造——正如施礼华神父所写，他和这个初创组织

的其他成员「不仅仅是为了做一件好事而聚集的人。这固然重要，但远远不够。[他们是]在履行基督的命令。」他至高无上的目标，是将主业团的精神融入自身生命之中，并以此作为天主希望他服务教会的特定方式，为传播主业团的精神做出贡献。施礼华神父的预言在他身上应验了：「对主业团超性本质的信念，将使你甘愿为实现它而牺牲。」

施礼华神父几乎立即邀请他接手自己为大学生开设的实务神修陶成课程之一。莫熙杰的专业素养、沉稳风度、幽默气质与虔诚品格，不仅激励了其他年轻的主业团成员，也深深吸引着那些正思考是否应加入主业团的学生。1940年在巴塞罗那初遇时，当时还是法律系学生的劳雷亚诺·洛佩斯·罗多（后来担任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委及外交部长）便深受莫熙杰神父的笑容与幽默感所打动。不久后在马德里与施礼华神父交谈时，洛佩斯·罗多开始思考是否要以主业团成员身分，在

世俗中全心奉献给天主。起初他满怀热忱，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认为这般圣召「虽美妙却不可能实现」。然而当他看见莫熙杰神父「如此安详和充满笑容」的模样时，他回忆道：

「我当下确信：既然若瑟·刘易斯·莫熙杰能活出全然奉献的生命，这种生活便确有可能存在。」

## **主业团神父**

1941年底或1942年初，施礼华神父询问莫熙杰是否愿意被祝圣为神父。尽管他深知施礼华神父尚未为主业团找到祝圣神父的途径，却对解决方案抱持绝对信心。他开始为祝圣神父进行准备，仿佛一切阻碍皆不存在。为晋铎所做的准备工作量极其庞大。除了教会要求所有神父必修的哲学与神学课程外，施礼华神父更希望主业团的神父们能取得世俗的博士学位。当时西班牙没有大学提供工程学博士学位，因此莫熙杰攻读了历史博士学位。1943年，施礼华神父创立圣十

字架司铎会。这使得莫熙杰与另外两位主业团成员可以在1944年6月顺利晋铎。若瑟·路易斯随即展开广泛的旅行，为主业团在西班牙南部与葡萄牙的初创活动提供牧灵关怀。

## **在美国开展主业团活动**

1948年，施礼华神父委托莫熙杰神父领导在美国开展主业团的行动。

1949年2月17日，他与年轻物理学家萨瓦·费里格一同抵达纽约。在飞机上，他写了封信给施礼华神父：

我们已飞行了五个小时，掠过美国的一小片土地。几分钟前，我们飞越了波士顿。我们辨认出哈佛大学的轮廓……并向这所大学的护守天使，以及每位居民的护守天使祈祷。我想我们将会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现在大概正闲着没事吧。这个国度既辽阔……又渺小。而每一寸土地都必须被圣体柜填满……。我们满怀喜悦，对工作怀抱强烈渴望。从飞机上俯瞰，无垠地平线尽收眼底。这是何等

丰盛的庄稼呀！莫熙杰神父、费里格与若瑟·玛利亚·恭沙勒斯·巴雷多从纽约出发，前往芝加哥筹设主业团在美国的首个中心，玛丽亚·冈萨雷斯·巴雷多在这之前已在美国从事专业工作一段时间。不久后又迎来了另外两位平信徒成员的加入。在芝加哥的最初数月里，他们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身无分文、朋友寥寥、英语不谙，更对美国的行事方式一无所知。

面对这些挑战，莫熙杰神父首先求助于祈祷。他在三月底写信给施礼华神父：「我每天都更清楚地看见您常对我们强调的个人成圣之必要。我感到自己渺小又不足，但看见吾主如此深爱我，我也渴望深深地爱祂。」

为了使主业团在美国履行其服务教会的使命，必须找到愿意在主业团中将生命奉献给天主、致力实践其精神并将之传播给他人的青年男女。为此，关键的第一步，是接触那些可能被天主召叫走上这条服务教会道路的年轻

人。其中一个接触点是芝加哥大学的天主教社团卡尔弗特之家。莫熙杰神父同时联系了几家天主教高中，发现多数任教的神父与修士，都热切希望协助他接触可能对主业会理念感兴趣的学生。

## 美国第一个主业团中心

在西班牙及其他国家，主业团在各主要大学附近开设了学生宿舍。这些宿舍提供家庭般的环境、严谨的学习氛围，并为学生提供领受圣事与接受基督教陶成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主业团在学生群体中的使徒工作。自创立之初，莫熙杰神父与主业团其他成员便计划在芝加哥开设类似的学生宿舍。

芝加哥大学附近唯一合适的待售房产，是一栋距校园仅数街之遥的十五间房砖造住宅。当房地产经纪人询问莫熙杰神父能否支付两万五千美元头期款时，莫熙杰神父误以为对方询问能否支付总价两万五千美元。尽管当

时他们仅有两千美元，他仍答应了。事后他才澄清最多只能支付一万美元头期款。不久后又降至七千美元，最终他坦承仅能筹措五千美元。经纪人深受莫熙杰神父的真诚、纯朴与顺服天主旨意的态度感动，主动提出捐出全部佣金协助筹措头期款。卖方深信天主教神父的信用可靠，同意提供房屋价值三分之二的首期贷款。1949年8月，他们正式入住这栋命名为「伍德劳恩学舍」的宅邸。莫熙杰神父当时写到，当时他们几乎身无分文，连购置家具的资金都没有。尽管如此，他们仍立即搬入新居。

他们很高兴在屋子里发现几张旧床、一张大型餐桌、一张小桌（莫熙杰神父可以用来当作便携式祭台举行弥撒），还有几个木箱——这些木箱用来补充屋里唯一能找到的那张椅子，而那张椅子也立刻被冠上「那张椅子」的称号。渐渐地，他们认识的人送给他们二手家具。来自廉价技术劳工的国度，他们对聘请油漆工、电工

等工人的费用感到震惊。来自几乎不存在DIY文化的国度，他们毫无装修经验，却以热情与善意弥补知识的不足。他们招募几名相识的男孩协助粉刷，搬入后短短三周多，临时小圣堂便告竣工。1949年9月15日，痛苦圣母瞻礼日，莫熙杰神父在小圣堂举行弥撒，并首度将圣体存放于美国主业团中心的圣体柜中。

莫熙杰神父为基督临在于中心的圣体柜中感到欣喜。他写信给施礼华神父说道：「我们深感欣慰，主已与我们同住家中。祂愿驻留于我们中间，我们不知该如何报答。在这遥远之地，我们更深切感受到需要向祂倾诉心事，并为祂已赐予及将赐予的一切献上感谢。」

## **使徒工作的初期**

莫熙杰神父与同伴们以伍德劳恩学舍为基地，持续努力建立青年团体，协助他们建立稳固的祈祷与牺牲的内在生活，其中部分人士或将蒙受天主召

叫加入主业团。至十月底，团体规模已足以在周六晚间举行默想与圣体降福，并开始筹办灵修陶成课程，其模式仿效莫熙杰神父本人于1930年代所参与的课程。莫熙杰神父向创办人表示：「灵修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崭新的体验。然而，播种是喜乐的，当种子逐渐萌芽，收成必将丰硕。我们深感欣慰，并已从部分青年身上看见具体的灵性果实。」

在美国度过第一年之后，莫熙杰神父回顾了迄今所积累的经验。他与主业团的其他成员，已向四十余名年轻人深入阐释了加入主业团的圣召，这些人被认为可能蒙召加入主业团。他在致施礼华神父的信中写道：

年轻人依然没有回应。我不知道是他们心态不同，还是受过不好的陶成，抑或我们仍不知如何与他们相处。您说我们的工作深深蒙受上主喜悦，成果即将显现，这番话使我们心中充满平安。有时我暗自思考，或许事情不

顺遂是因为上主不喜悦我们，但我努力将此念头视为诱惑而予以驱除。当我看见某些兄弟的热忱与付出，便确信上主将会很快在芝加哥成就大事

## 首批圣召

首位加入主业团的美国人是理查德·里曼，这位前海军飞行员当时正担任「自由边界」夏季表演的骑兵部队技术总监。该演出在芝加哥世博会湖畔举行，动员了150个人。他于1950年7月加入主业团。1950年末至1951年上半年，主业团迎来新成员涌入的高峰期，但唯有里曼坚持到底。莫熙杰神父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与主业团创始初期施礼华神父的遭遇如出一辙——当时首批成员几乎无人能持之以恒。

伍德劳恩学舍数年来主要的使徒工作，是为十至十二名高中男生举办为期三天的避静。这既是认识更多学生的机会，也是向他们传授主业团精神基础的途径，尤其着重于圣化学业与

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有时，特别是在四旬期期间，莫熙杰神父每周会主持数个避静。他的行程极其紧凑，常在上午结束一个避静后，当天下午便要开始另一个。在每个避静中，除了主持弥撒、每日讲授五、六场半小时的默想，以及听告解外，他还尽力与每位参与者进行至少一次个人谈话。

对许多男孩而言，这些对话正是避静的核心所在。之所以如此有效，正因莫熙杰神父是如此彻头彻尾的属天主之人。有人这样观察：「他身上毫无一丝虚伪的痕迹，也不刻意以『受过教育的人』或能谈论时事及文化话题者的方式讲话……他从不谈论自己。」另一人如此描绘他的形象：

「他的开朗、笑容、言谈举止，无不令人感到安心。他是那种能让你自然而然倾诉生命中最私密部分的人。」

1948年，主业团在罗马开设了一所名为罗马圣十字学院的国际男性陶成中心。成员们在此研习哲学与神学，并

直接向创办人学习主业团的精神。部分学员将晋铎成为主业团神父，而所有学员都将获得更完善的装备，以活出他们的圣召并向他人传播主业团的精神。1952年，施礼华神父建议莫熙杰神父考虑派遣美国成员赴罗马深造。莫熙杰神父随即着手筹划派遣事宜。

1954年秋天，莫熙杰神父派遣理查德·里曼和另一位美国人前往罗马。隔年，他派遣更多人到罗马。到1955年圣诞节时，共有七名来自美国的男性成员在罗马学院学习。同年，第一批两位美国女性成员前往罗马圣母玛利亚学院（亦即主业团国际女性培育中心）学习。接下来几年，进展更加迅速。1956年秋天，九名美国成员抵达罗马圣十字学院。1957年，又有六人陆续到达。当他们才刚开始职业生涯或仍在大学学习时，就前往罗马几年，这似乎是不明智甚至疯狂的，但莫熙杰神父信赖天主的旨意。

将大量美国的主业团成员送往罗马培育，对莫熙杰神父以及那些决定前往的年轻人而言，都涉及了重大的牺牲。这使得莫熙杰神父失去了可以帮助主业团在美国发展的帮手。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中心几乎全由刚加入主业团不久的人员负责运作。

尽管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莫熙杰神父仍坚信派遣许多人前往罗马的价值。在那里，他们可以与创始人同住，并从他那里学习主业团的精神。他们可以与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相处，从而获得教会与主业团普世性的个人体验。他们可以深入学习哲学和神学，其中一些人则可以接受神职训练。几年后，当他们以神父或受过良好培育的平信徒身份返回美国时，对使徒工作的益处将是巨大的。

即使在短期内，天主也祝福了莫熙杰神父在派遣人员到罗马方面的慷慨。1955年7月，他观察到：「使徒工作比往年顺利得多。事实上，自从第一

批美国人前往罗马学院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次大的推动。在他们离开的那一年里，加入主业团的圣召比前五年还要多。」来自爱尔兰的主业团神父科尔马克·伯克蒙席于1955年抵达美国，他也证实了这一观察：

初抵美国时，我逐渐领悟到他为何坚持派遣刚加入业团的人前往罗马，直接接受圣施礼华神父的培育——正如他当年所经历的。这项政策在其他时期或许不寻常，却彰显出非凡的信仰深度：他竭力将所有能送往罗马的人都送去，导致各中心几乎失去了本地成员。然而（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这份信仰的实践），在随后的岁月里，圣召依然源源不断地涌现。

多年后，圣施礼华神父曾评论道，莫熙杰神父在洞悉派遣尽可能越多人越好，前往罗马接受培育的重要性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

## **在罗马工作**

1961年，施礼华神父召唤莫熙杰神父赴罗马，担任主业团国际治理机构总理事会的成员。当他离开美国时，主业团已在波士顿、华盛顿、圣路易斯、密尔瓦基、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及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等地设有中心。从芝加哥初期仅有数人与莫熙杰神父一起共事的规模，主业团在美国已发展至数百名成员。当时已有六名美国年轻专业人士被祝圣为主业团神父，另有相当数量的成员正在罗马攻读哲学与神学。其中许多人将会晋铎，其余则将返回美国协助指导并拓展主业团的活动。部分成员更将前往其他国家开始主业团活动。此外，在莫熙杰神父的努力推动下，主业团亦于加拿大与日本展开活动。

1961年9月底，莫熙杰神父就任中央神职秘书一职。其职责包括与施礼华神父及负责指导全球女性使徒活动的女性成员共事。担任总理事会成员，如同在主业团任何地区或地方治理机构任职一样，皆属协作性且共同决策

的事务。多数工作以书面形式进行，会议很少而且简要。莫熙杰神父早已习惯这种工作模式，但过去这仅占其时间的一小部分——他主要投入于讲道、听告解、提供灵修指导，以及巡访设有主业团中心的城市。

莫熙杰神父极享受透过直接的个人接触，向人们传递主业团的精神，且热爱旅行。在罗马的日子里，他常连续数日甚至数周足不出户，仅在居住与工作的大楼间穿梭，除主业团成员外鲜少与人接触。他的日常被文书工作填满。施礼华神父提醒他和总理事会成员，必须在文件背后看见灵魂，体悟自身工作正直接推动人们亲近天主。深信此道理的莫熙杰神父，将工作奉献给那些将直接受惠于他所推动计划的人们、奉献给朋友与熟识者，更奉献给那些他听闻过却未曾谋面、与主业团使徒工作有所接触的人们。然而，这对他而言，终究不如亲自接触人们，看着他们在天主的慈爱中成长那般令人实时获得满足。

即使在为爱天主而辛勤工作的日常生活中，莫熙杰神父那似乎永无止境的工作能力仍格外突出。他工作速度极快，同事们认为他的作风与工作习惯极具「美国特色」。施礼华神父和与他同住的人们不得不费心督促他休息并照顾健康，因为即使饱受偏头痛折磨，他也不会抱怨。一位与他密切共事者坦言，若非他人告知，他甚至不会察觉自己患有偏头痛。

## **在瑞士领导主业团**

圣工团在瑞士的活动始于1956年，但截至1963年仍处于艰难阶段。主业团女性成员尚未在该国开展工作，男性成员仅设有弗伦特恩中心——一座位于苏黎世的小型学生宿舍。施礼华神父寄望莫熙杰神父活泼的信德、干劲与热情能带来突破。然而他深知，瑞士社会高度结构化的特质与莫熙杰神父求新求变、不受拘束且快节奏行事风格存在鲜明对比。为使莫熙杰神父先了解该国优点再让他负责当地的

使徒工作，施礼华神父于1963年末派遣他赴瑞士考察并提交报告。当莫熙杰神父启程之际，施礼华神父热情地向他阐述瑞士作为国际枢纽的重要性，以及在此地开展「宏伟」工作将如何促进主业团在许多国家的活动。

1964年7月，莫熙杰神父离开罗马，前往瑞士领导主业团的活动。甫抵瑞士，他便全力投入适应当地环境。在罗马期间他虽学过些许意大利语，但法文与德文造诣极为有限。尽管如此，他仍迅速开始以三种语言听告解与讲道。德语尤具挑战性，但经过缜密准备，他很快便能以简洁而正确的德语进行半小时的默想。

汉斯·弗莱塔格回忆道，当时身为瑞士主业团管理机构成员的他，目睹莫熙杰神父立即为所有工作确立了崭新且快速的步调。他堪称勤奋工作与善用时间的典范。」基于在美国的经验，他提议为高中生开设学习方法与职业介绍课程。这些课程广受欢迎，使许

多学生得以接触主业团。他将学生宿舍大楼重新规划为三个独立区域：学生宿舍占据一楼与上面楼层，区域委员会办公室及生活区设于半地下室，而原为泥土地面的地下室，则改建为附设自习室的大型活动空间。令众人惊叹的是，莫熙杰神父迅速从当地企业筹得这项项目所需资金。

莫熙杰神父迅速将日内瓦锁定为主业团扩张的目标，但当教宗保禄六世在私人接见中告诉施礼华神父，希望该团体能尽快在弗里堡展开使徒工作时，重心便转移至此——该城坐落着一所重要的天主教大学。不久后，他们便在弗里堡购置了一栋房屋作为学生宿舍。

莫熙杰神父抵达不久后，两名主业团的女性先锋便前来瑞士开展主业团的女性活动。尽管初期仅有她们两人，莫熙杰神父仍每日前往她们的住所，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主持弥撒。在为这些女性频繁讲授的默想中，他反复

强调相同主题：对天主的爱与信赖、做创办人要他们做的事以及从事使徒工作。尽管他们皆以西班牙语为母语，且准备德语默想内容耗时费力，他仍几乎立即开始用德语讲授，以协助她们学习语言。

这些女性成员刚在苏黎世展开工作，莫熙杰神父便开始敦促她们前往日内瓦。当她们在瑞士待满一年并为外国学生举办过一次德语暑期课程后，他提议她们在弗里堡物色住所，以便次年夏天能在苏黎世开设德语课程，同时在弗里堡开设法语课程。资金十分紧张，其中一位女性回忆道，她们能维持运作「全凭他的鼓励。从常理来看这毫无道理，却意外奏效。」

施礼华神父向莫熙杰神父指出瑞士作为世界枢纽的重要性，莫熙杰神父随即开始寻找可能理解主业团的外籍人士。透过在邻近堂区以法语、德语、义大利语及英语听告解，他结识了来自各国的人士。其中部分人士开始参

与主业团活动，最终有数人加入了主业团。

## 回到西班牙

1966年春天，莫熙杰神父年仅五十四岁，但多年来极度辛劳的工作使他快速衰老。施礼华神父认为让他返回西班牙担任较不繁重的工作较为妥当。起初，他被派往南部城市加的斯担任主业团中心的神师。如同他毕生所为，莫熙杰神父欣然接受这项新任务。约莫一年后，他转任波索阿尔贝罗神师——该处是座位于加的斯郊区乡间的大型会议中心。

莫熙杰神父迅速且看似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新环境。尽管成年后大半生涯都在主业团担任要职，他却从不要求特殊待遇，默默地融入众多神父之中。就此而言，莫熙杰神父充分体现了主业团的精神与实践——正如施礼华神父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

「年轻人与年长者们，或以最自然的方式辗转迁徙，或忠信地坚守原地而不倦怠。当有需要时，他们全可以然转换工作，舍弃原有事物，投身更具使徒精神的使命……甘愿隐藏自己，任凭他人超越：时而攀升，时而下行。」

波索阿尔贝罗设有供成人使用的避静、工作坊及其他活动设施，另设有青少年活动专区。园区独立区域内设有行政中心，由会议中心常驻的女性职员负责营运管理、餐饮服务及家务事务。

莫熙杰神父的主要职责是为家务管理部门工作的女性提供灵性关怀，并透过带领默想、开设课程及听告解等方式，支持她们在当地社区进行的个人使徒工作。在波索阿尔贝罗举办的避静活动，以及为参与工作坊等活动的民众提供牧灵服务，通常由各团体随行的神父负责。尽管如此，莫熙杰神

父常主动协助听告解并给予个人灵修指导。

他被分配的职务极少，本该是乡间静谧的半退休生活，但在波索阿尔贝罗的十年却如旋风般忙碌。他以非凡的慷慨投入牧灵工作，关怀家务管理部门的女性职员，并支持她们在当地居民中的使徒工作。此外，他还在邻近堂区与主业团中心听告解并提供灵修指导。他频繁探访散居于周边城镇村落的百余位本堂神父，筹办避静与退省，并积极开展个人使徒工作——服务对象更涵盖驻扎罗塔海军基地的美国军人。

在现代家电尚未普及的西班牙南部，经营大型会议中心的体力劳动常令人不堪重负。家务管理部门的女性员工们理所当然地觉得，除了现有工作外，几乎没有闲暇从事休闲活动或使徒工作：她们为邻近地区的女孩开设小型道理班与补习课程，并为当地主业团成员提陶成。每逢会议中心空

置的日子，她们常趁机进行深度清洁，但莫熙杰神父总会告诉她们：

「屋子已经很干净了」，并敦促她们把握机会外出享受生活。

他特别热衷于协助她们将使徒工作拓展至更多人群。这看似因时间不足而难以实现，但他协助她们拟定工作计划，确保每人每周至少拥有两个空闲午后——用于探访友人或从事使徒活动。他敦促她们建立完整名册，记录所有接触过或听闻过的妇女与女孩，从广袤乡间庄园主人的妻子，到居住在简陋棚屋的罗姆族女孩皆涵盖其中。他经常协助她们检视名单，并为名单上的每个人拟定工作计划。无论她们多么疲惫，或多么为中心运作的问题所困扰，他总能重新点燃她们对使徒工作的热情。

莫熙杰神父不仅鼓励在家务管理部门工作的主业团成员接触更多人，更慷慨支持他们的计划。每周他都会在告解室花费数小时，为当地那些几乎不

识字的女孩子们提供灵修指导。即使有时好几位女孩同时挤进告解室，他仍以父亲般的耐心对待她们。

莫熙杰神父经常造访邻近的罗塔美国海军与空军基地，并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他每年在波索阿尔贝罗为罗塔基地的美国人举办的开放日活动，参与人数之多甚至需要警方疏导交通。多次有基督教牧师偕同妻子前来参加。

莫熙杰神父组织并主持了多个退省，偶尔还会以英语主持避静。参与者包括地中海美军核子潜艇指挥官、圣公会军中牧师、罗塔基地天主教首席神军中司铎，以及驻摩洛哥美军基地的天主教军中司铎。莫熙杰神父在罗塔结识的其中数名美国人，返国后加入了主业团。

莫熙杰神父使徒活动的主要焦点，是周边地区的堂区神父。所有神父在灵性生活中都需要支持、鼓励与指导。如同波索阿尔贝罗周边地区多数神父

那样，那些独居于小镇村落的神父，更需要帮助以避免陷入孤独与沮丧。扶持同侪神父是主业团神父们的特殊使徒工作，施礼华神父鼓励莫熙杰神父特别致力于此：「爱他们，用感情对待他们，教导他们以细致的方式服务教会。」

每当莫熙杰神父在旅途中经过城镇或村庄时，总会短暂停留拜访当地的本堂神父。若神父在教理堂，便与他闲谈片刻；若神父外出，便留下简短字条继续前行。他不仅造访途经堂区的神父，更系统性地走访该地区所有城镇村落的神父，无论地点多么偏僻、道路多么崎岖。许多人对他的探访心怀感激。「他们渴望倾诉，常常想敞开心扉，」莫熙杰神父向施礼华神父如此描述：「有位神父告诉我：『我整夜辗转难眠，忧虑重重。幸好您来访，让我能有人倾诉心事。』」

莫熙杰神父在波索阿尔贝罗居住的岁月里，神父们需要特别的帮助来消化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导，并辨明该会议的真正礁岛与某些人以「会议精神」为名所做出的谬误。莫熙杰神父试图与所有相遇的神父建立友谊，即便对方被其他神父斥为「革命者」。他深知，多数情况下神学辩论只会适得其反，但至少我能以关怀与热忱向他们伸出援手。

莫熙杰神父经常为神父们筹办讲座、课程、退省等灵性与智性培育活动。当波索阿尔贝罗的行程允许时，他会举办为期一至两天的工作坊，内容包括时事议题的专题演讲。由于波索阿尔贝罗的场地常无法使用，且许多神父难以抵达该处，莫熙杰神父亦会在路边餐厅或私人住宅举办活动。在他眼中，这些讲座课程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让神父们能共处数小时或数日，借此增进了解、建立情谊，形成友爱互助的连结。

这一切都需要驾驶一辆SEAT 600穿越崎岖道路，才能抵达偏远村落。这款

市面上最廉价的车款，车身薄如锡罐，行驶颠簸难耐，车厢狭小得令人难以进出。搭载的二十一匹马力引擎动力严重不足，更缺乏空调系统——尽管夏季正午气温常飙升至华氏105度（摄氏40度）。莫熙杰神父常在酷热中长途奔波后精疲力竭地回到波索阿尔贝罗，但无论多么疲惫，他踏进家门时总是面带笑容。

承蒙莫熙杰神父的牺牲精神，大批神父开始参与工作坊、退省、避静，以及非正式的午餐与晚餐。在1970年底短短数周内，他与超过一百位教区神父进行了对话。其中部分神父最终加入了圣十字架司铎会——该会隶属主业团，专为教区神父提供指引与支持，协助他们透过慷慨履行神职使命并与主教紧密团结，追求成圣之路。

在牧灵工作中，莫熙杰神父将大量时间投入听告解与提供灵修指导，对象涵盖神职人员与平信徒。他之所以能成为卓越的告解神父与灵修导师，在

于将深厚的信仰、超性的视野、对天主的热爱，与谦逊简朴的品格完美融合。打动人们的并非他所言，而是他本身的存在。正如某个人的观察：

「他拥有难以言喻的非凡能力，能让每位相遇之人感受到天主的临在，甚至体会到天主真实的存在。」

一位曾为他提供灵修指导的神父回忆道，初次见到莫熙杰神父时，他因主教赋予的任务而陷入「困惑与内心冲突」。

从初次相遇那刻起，他就察觉我需要有人给予支持。于是他特别关注我，时常邀约：「我们去散步吧。」漫步途中，我们畅谈心事。他容我倾吐积压的挫折与愤怒，随后给予我指引。待我们折返时，我已感受到强大的支持力量，内心也归于平静。他给予的指引充满正向力量。

在莫熙杰神父的鼓励、支持与个人奉献下，波索阿尔贝罗的使徒工作在其任职的十年间大幅拓展。来自社会各

阶层的许多人因此更亲近天主，其中不少人更发现天主正召叫他们加入主业团。

## 重返美国

莫熙杰神父在美国第二次执掌主业团期间，成功为使徒工作注入崭新的活力与动力。然而他深知仍有诸多待办之事。当他抵达美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他写信给主业团总部负责人：

这既是感谢天主的契机，同时也促使我们审视良心，察觉万事进展缓慢——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在这片浩瀚的海洋中，也就是这个伟大的国度，我们不过是几滴微不足道的水滴。父亲，我努力以平静的心情与超性的观点看待万物，尽我所能地鼓励我的兄弟姐妹。

莫熙杰神父深厚的内在生命，正是他乐观与希望的根基。一位熟识他的人深感震撼：「我从未见过莫熙杰神父

流露沮丧的迹象。他从不对现代文化的悲惨现状无望地哀叹。他对个人与社会对天主及其教会的罪过有深刻的认知，但因他虔诚祈祷，这些罪过从未使他陷入焦虑或绝望之中。」

当莫熙杰神父作为美国主业团领导人的指定继任者即将接任之际，主业团总部领导人施礼华神父的继任人欧华路询问他卸任后想去何处。莫熙杰神父回答：

您知道我从未对前往某个国家表达过偏好，无论是在西班牙、1976年造访过的科特迪瓦，或任何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乐意前往。但既然拉法[卡马尼奥]说您希望我写信给您，我便在祈祷中思量此事，恳求父亲您的指引。我认为最妥当的选择是留在美国。这不仅源于我对这个国家的深厚情感，尤其对主业团成员的深厚情感。主要原因在于——尽管当地民众善良——我认为他们需要更深入体悟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精神与传统。我相

信在卸除治理的重任后，我仍能以兄长身份，持续传承这份承袭自创办人的珍贵家庭精神。

## 最后的岁月

莫熙杰神父移居波士顿后，担任一个男生中心及三个女生中心的神师。他乐于随时待命处理各项需求，并对共事者的使徒工作展现高度热忱。由于他执行司铎职务的几个中心相距甚远，他必须耗费大量时间往返各处，尤其在生命最后几年无法驾车时，更需仰赖大众运输工具。有位观察者指出，他能服务这些中心，「唯有凭借他非凡的奉献精神、服务热忱、条理分明，以及最重要的是对灵魂的热切关怀才能解释。」他不仅履行职责，更让每个服务团体深感莫熙杰神父是‘他们的’神父。他真诚地关心并参与每个地方的事务。」

1983年6月20日，莫熙杰神父身处波士顿南部的阿诺德厅会议中心，他在此担任神师并为主业团女性成员授

课。授课期间他突发严重心脏病，于6月20日晚上在当地医院逝世。莫熙杰神父的宣福与封圣程序已于2011年在波士顿总教区正式启动。

---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Ruo-Se-Mo-Xi-Jie-Shen-Fu-  
Shi-Gong-Cheng-Shi-Ye-Shi-Si-Duo/](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Ruo-Se-Mo-Xi-Jie-Shen-Fu-Shi-Gong-Cheng-Shi-Ye-Shi-Si-Duo/)  
(2026年3月10日)